

心目中的六祖惠能

2008.06.20 釋見鑣

易中天先生曾將歷史事件或人物，分作三類形象：歷史的、文學的、民間的。後二者與真實的歷史形象不盡相同，卻深入人心，最為普遍。中國禪宗六祖惠能大師，以及圍繞大師一生所發生的歷史事件，其實也交疊了三類形象：歷史的、文學的、民間信仰的。

未學佛前，對六祖惠能的印象是神奇！他不識文字，卻在一聞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的當下開悟。身陷大學聯考苦戰的我，覺得六祖就像保送進了第一志願的幸運兒。也許，開悟就是如此一當下解決所有的苦惱，包括眼前 $X+Y$ 的數學難題！

再次讀到六祖的傳記時，這回的印象是錯愕。六祖從五祖那兒得了一件禪宗作為傳法憑信的法衣。爲了這件衣，六祖逃命，躲藏在獵人群中數年，出來弘法後，還有人暗殺他，都是爲了那件法衣。這是第一個錯愕！從初祖達摩到四祖道信的傳記，都沒有傳法時付衣的記載，法衣從哪兒來？神秀派人來盜法衣、暗殺的行爲，經考證，都是後人偽作。爲了一件法衣、一個正統的認證，卻敷陳流傳出許多故事，這又是我第二個錯愕！

幾年前研讀《金剛經》，發現：讓惠能開悟的那句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是鳩摩羅什翻譯《金剛經》時增添的，梵文原典根本沒有這句經文！經句是假，然而惠能開悟卻是真，難道這就是「意在言外」的最佳佐證？不知惠能怎麼看待自己的靈光乍破，我卻被一種滑稽、荒唐的不恭敬感，困擾了好一段時間。

心目中惠能大師的形象從沒離開過自我經驗的解讀，縱使歷史被還原，還是不斷建構自己心中的歷史形象。就像以粗線條勾勒生命格局的同時，歷史也標示出自身那一點的時空座標，讓後人驚嘆、追憶、疑惑、崇仰。讀歷史、讀文學，將易逝生命的座標軸拉得又長又遠，卻又總是回歸自己那一星波光。

「寂寂寥寥無個事，滿船風雨滿船花。」寂寥無事也罷，滿船的繁花也罷，無妨將身心全然融入，山河大地、一花一葉、一字一偈，何嘗不是破殼而出的契機！